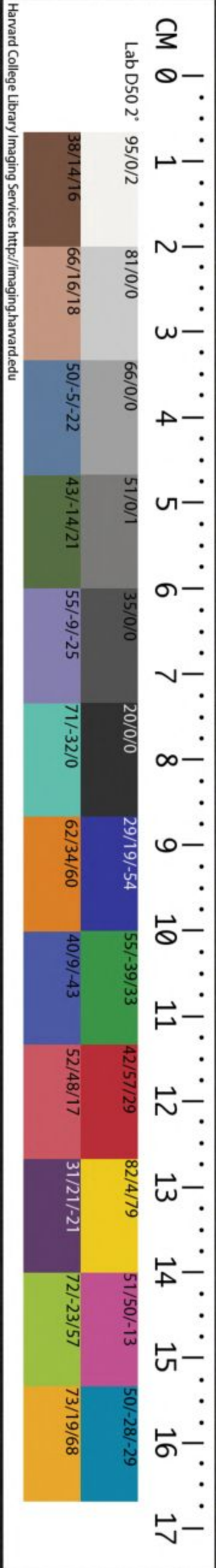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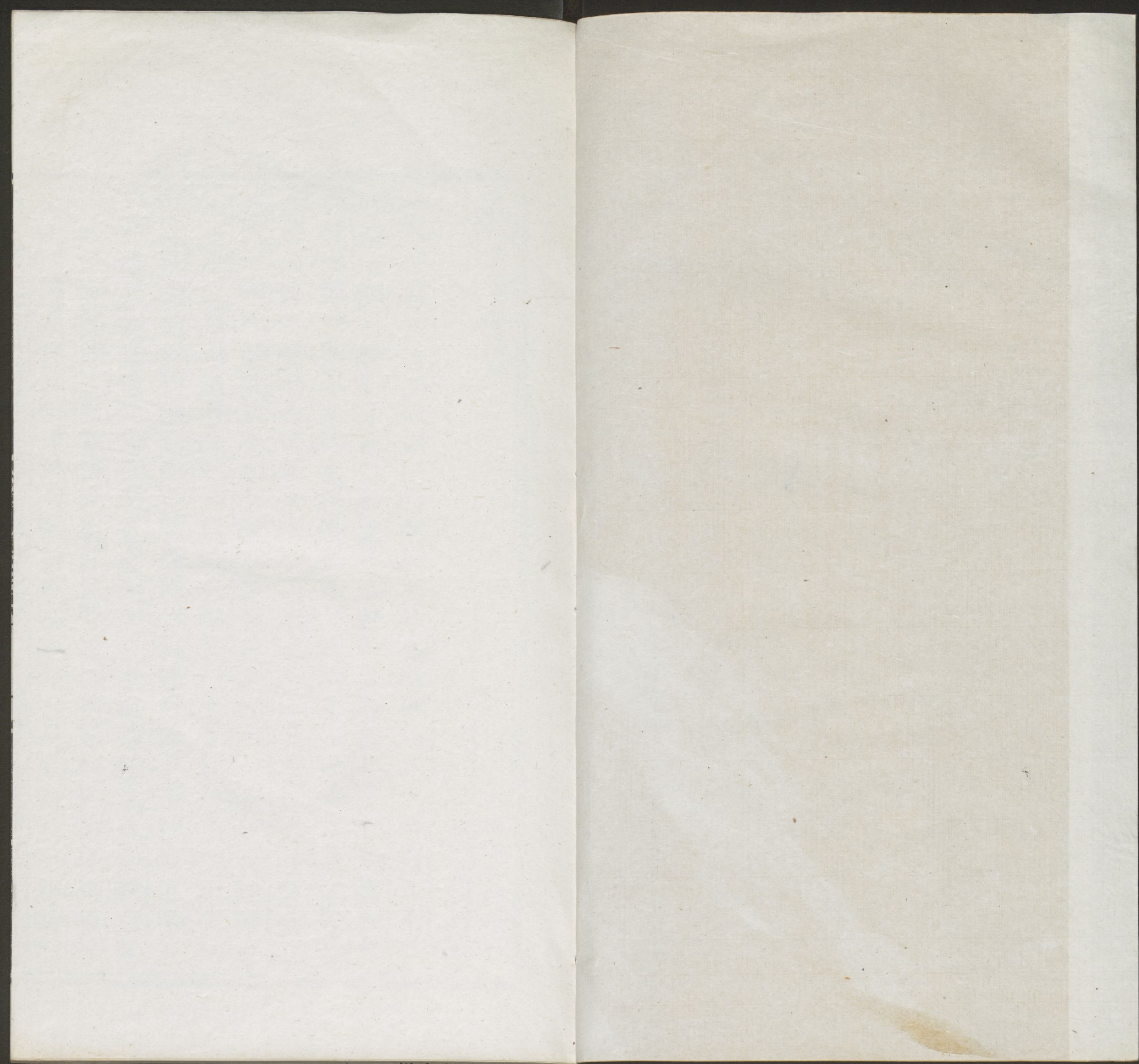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36

7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

乞田

漢武帝時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焉其時軍務遠涉  
 擊海內虛耗任和中外即將軍李廣利以軍師討  
 而實京師計乘私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始漢以來  
 國地廣饒水旱有溉田五十頃以上度溫和山溪可  
 溉田中國而時或其旁園小澆及膏腴地亦以易  
 不可之監易以爲可遠近田卒編放給盡以重  
 其國地而通利其務使以符益種之穀一田可  
 其故遺存於今有田四一歲有積穀其然似司馬  
 其後之者始田而實其移其木業並豐取田稍築  
 成而開其為益無使田雖遠其亦已富矣行遠  
 太守都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一

屯田

漢武帝時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  
 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憚遠征  
 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撓示渠者立  
 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義可益與渠種一  
 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良宜給足  
 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分護各  
 界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三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  
 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  
 重敏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  
 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微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用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印

漢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

順帝永建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

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

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即雍州之

城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院據險曰

渠以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碓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先

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无妄之灾眾羌內潰

无妄者无所望也萬物元所望於天更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

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

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也而公卿遜懦容頭過身張解

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

謂者郭瓚增促從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

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

吳大帝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帝報曰甚

善孤父子親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勞也

南齊明皇帝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表立屯

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殊切故并陌疆理長穀盛

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畧可見但求之自占

為論則賒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

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

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竭不備咸成茂草平原陸地

弥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眾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

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

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蒞  
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  
時。所感允令。請即便至徐兗青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  
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寔明其刑賞。正  
功克舉。庶有私益。若緣邊乏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畧不可計。事  
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

後魏孝文帝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飢寒。  
徐州刺史荀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  
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公  
親待戍。自不委粟彭城。以彊豐沛。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  
在鎮之兵。不滿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即自有身。用產  
代下。不免飢寒。論之於公。無毫釐之潤。語其利私。則橫盡  
不足。非所

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之盈激灌。  
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之得萬頭。  
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種植。餘兵尚衆。  
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  
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  
資。於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彊漢。臣  
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帝納之。

唐德宗建中元年。楊炎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  
田。上遣中使訪之。涇原節度使段秀實。秀實以為邊備尚虛。未宜興  
事。以召寇。炎怒。以為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京兆  
尹巖。郢秦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致  
荒廢。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人浚渠。得不補費。是虛畿甸。而無

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渠竟不成。

貞元三年募戍卒屯田京西。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餼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飢亂。經費不充。孰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隴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綠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閭閻。

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遺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且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夫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作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

宗太宗端拱元年。淄州刺史何承尊上奏曰。臣幼侍先。臣聞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為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葺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州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

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緩贍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虜弱我強。彼勞我逸。以強禦弱。以逸待勞。制匈奴之術也。順安已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墾遣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繆。夫邊兵不患寡。患驕慢不肅而不精。邊將不患怯。患偏見自賢而無謀。邊備不患寇。患慢防而未葺。若禦得其力。制得其要。何慮乎邊塵不息。邊患不除。且有國有家。以足兵足食為本。水田之盛。誠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費。實萬世之利也。

淳化二年。知制誥柴成務奏曰。臣近以河北緣邊州郡乞置屯田事宜。具狀聞奏。於本月二十六日。長春殿召對。面奉聖旨。令具營置屯田利害。手細摩劃。封進者。切以戎虜騷邊。古今常事。逐之則獸驚而鳥散。守之則師老而費殫。是知帝王應代置之度外。止於列亭障以

遏奔衝之患。營耕戰以圖經久之功。果感天心。是恢遠畧。謹按古者井田之制。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頃。是一夫之田。夫九為井。井方一里。井開四道。而分八家。鑿井於中。八家共用。是一井之法。一井之法。當計九頃之地。室廬溝洫。畢在其中。先王所以定邦賦而足食也。三代致理。何莫由斯。今之屯田。取法於是。大率地方四里。置為一屯。一屯之田。開十六井。闔井之戶。當一百二十八家。家立垣牆。井分區域。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四四相從。多多益辦。是以地方四十里。置屯一百區。若東西展二百里之長。南北止四十里之闊。可以置屯五百。列井八十。居六萬四千之家。俾一國三軍之眾。以之耕。則力均而功簡。以之守。則食足而心齊。保眾備邊。無易茲道。稽古人之明效。立聖代之宏規。事若果行。虜則無患。其有招納勞徠之戶。維持佃守之方。俟允施行。別為條制。



真宗時。太常博士王沿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纔定。未暇治邊圉。則  
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我力有餘。而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  
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具  
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故屈己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為耒耜。  
以剽虜為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於盟。軟之間。豈久安之  
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  
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稱豐實。今其地十。三為契丹所有。餘出征  
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  
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  
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  
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  
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麥。未嘗獲其

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坳牧。以其  
地為屯田。發役卒刑徒佃之。歲可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  
數斗。古人以為利。今人以為害。繫乎用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  
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  
為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不可。  
仁宗慶曆五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昨奉使河東。相度緣邊。經  
久利害。臣切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緣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羅北  
界斛斛。以為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  
四大害。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緣邊乏食。  
每歲傾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斛斗支往。緣邊人戶既阻險遠。不  
能輦運。遂齎金銀絹銅錢等物。就緣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斗。止界禁  
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鬪。輒

相斫射。萬興訟遂構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崞嵐寧化火山四州軍。緣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為蘇直等爭界。訟久未決。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崞嵐軍爭掘界濠。賴米光濟。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則一二歲間。北界斛斗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飢飽在敵之害。緣邊地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一二萬頃。若盡耕之。

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即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具條陳。

七年知鄧州富弼上奏曰。臣竊開河朔軍儲。每歲不減六七百萬。

自來本路賦入外。須更令客旅入中。方得充足。今水災之後。農民大

半流徙。從來沃壤盡為閑田。又河朔所占地土至多。無由耕種。臣上

計見入之賦。不過三分之一。別路支。撤增添亦不過十萬斛。羨價

貴必無入中之助。則是河北每歲軍儲頓虧一半已上。雖朝廷極力

救濟。臣知無以出辦。况別路所撥之物。已是那較應副。若更減輭兩

料。則彼自虛竭。必是難為支撥。民力不得不困。國用不得不窘。臣兼

料量得河朔流民。東走登萊。濰密。南奔淮楚。荆襄。西至并代。關陝。北

至幽燕。及山後諸鎮。睽離四散。無所不之。三二年間。唯上等有力。或

可歸業。自餘流浪。忘反。卒無還期。河朔田盡成廢棄。河朔軍須無

以供億。若不早為擘劃。恐朝廷財用殫耗。遂至不支。其非為國之計也。臣嘗覽載籍。歷代備邊守戍。多用屯田。趙充國守先零。曹鳳守西城。諸葛亮守魏羊祜守吳。當時皆為戍邊頗多軍食不足。蓋取營田之利。遂立破敵之功。况今陝西河北緣邊。甚有置屯田之處。法制多在增脩不難。臣欲乞朝廷指揮河北州縣。去年逃田。隨所在撥為屯田。諸處抽差廂軍給使。如不足。即募流民日得數千人。不必比招軍。例勿支破衣糧。但量給口食。粗令飽足。既免凍餒。必樂服田。况本是農家。不勞教勸。或更許收成後。十分中少給與一二分。以充贍養之資。則應募者其孰能禦之。兼自來經水田土。十倍肥濃。耕鑿之功。不甚勞力。但能布種在地。便有厚獲之望。至於農具牛畜。亦易為經度。或慮災傷之後。難得牛畜。只用人亦可應急。若朝廷嚴切指揮。速令興作。必然今秋便有所入。一二年後。不可勝食。饒候流民復業。遂

旋據其元地給與。則向時流徙不患其不歸也。方今至急之務。無出於此。伏惟聖慈。早賜裁擇。

仁宗時。陝西經畧安撫使范仲淹奏。乞罷陝西近棗州軍屯田。疏曰。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沿邊有空閑膏腴地土。處可以開墾外。其近棗州縣官吏不能察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近隣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自來人戶租佃官庄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種。每畝須收數斗。致貧戶輸納不前。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緣人戶自用兵已來。科率勞弊。至於七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課。多是抱虛送納。以覩勅指揮。不得將逃戶田土抑勒親隣佃戶。蓋恐害民。况今歲災旱尤甚。理當優卹。不可非理煩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棗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如元係租佃。即令依

舊額出課。如元係遠年瘠薄。逃田舊稅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稅額。召人請佃。所貴疲民受賜。歸感睿仁。

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久戍之勞。宿軍轉餽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務恢封畧。疲弊中夏。外事胡貊。魏氏之後。吳蜀鼎立。永嘉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鄙夷。分疆占域。各分戍守。力穡之夫。解被甲之士。衆曠日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之利興矣。漢昭始調戰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羌留佃於浩亶。魏武之經畧四方。取濟許潁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用。遂因隋制。相要衝以設府。計隙地而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廩食自足。動則備調發之籍。而戎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富之泰寧。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萊不墾。後又停折榷府。並武士帳。於是李羅

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蠹食。帑庾虛竭。財用不贍。而商剝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瘁。漸至危亂。范陽構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諸方嶽之任。徒兼營田之名。荷戰之夫。箕踞待哺。至憲宗時。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戶而資一卒。人力凋弊。可舉而知。天下兵農之業。遂離而不復焉。今國家之計。莫大於養兵。四聖同仁。恭儉慎德。靡遊于逸。于鞠。于畋。念四方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節愛惟微。畚用固小。然出納之吝。在乎有司。刻歛勾收。錙毫圭撮。天地所產。山海之富。動植之物。悉筦于官。婦織不裳。夫耕不食。黎民力盡。寒暑不息。以供軍士衣。狗匪頒之費。汲汲乎其不能足也。伏見議者有獻屯田之策。雖未能該盡乎艱要。顯辨其利跡。而或者猥為異說。破其端緒。臣輒為之揚榘。以申其論。或者曰。蓋聚衆邊境。戰守相持。留則芻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耕且

守而後有屯田之事。未聞平時興屯於內地也。臣應之曰。昔秦祗建  
安之迹。通布都畿。鄧艾正始之謀。近緣陳項。晉荀羨興石鼈之利。分  
界東陽。齊嵇暉置懷義之屯。乃在河內。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後  
上元中。因洪澤芍陂之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有田  
務。此固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域。人希土曠。  
地力不盡。密接京輔。便於漕發。雖內師禁旅。更出飢食。往復決日。不  
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于彭城。率多閒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墳淤。  
皆為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北。洄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利  
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可為廩積。置屯之地。無便於此。江淮之境。人  
稠土狹。田無休易。向以布屯。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度其運致費已  
兼倍。此為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氏之前。兵民同業。本調取於農。故  
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巾幗。猶去本。惰游之民。至于無所容。然

後入于軍籍。且其驕也久矣。响濡保息。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  
耕暑耘者乎。臣應之曰。昔之為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冑而執  
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死入勞。莫之憾也。惟所御用之而已。又况  
四方無事。邊疆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室家而守妻子。使趨南畝  
各食其力。又何憊焉。蓋智者謀始。因勢推移。使事濟而眾安。在資權  
而成務。臣雖不敏。請試效愚。蓋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  
田也。募百姓焉。晉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  
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戶。依強家  
而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太半之率。由無以自業也。儻優制招來。  
豔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它徭。則願屯之夫。襁負而至矣。為置典農  
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為法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強銳。教之  
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軍令。蓋此之謂。則是募屯田夫。得

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穀。是驕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盈。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謹論。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興營田。許奏辟官屬以集事。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倣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為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營屯牛具廩給之費。借用眾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糶價。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

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求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為助田法。一天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為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羊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為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

元豐五年。詔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為一司。隸涇原路制置司。提舉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乞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為一營。四營堡。見缺農作廂軍。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及馬遞鋪卒。願行者。人給裝錢二千。詔皆從之。

高宗時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奏曰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懷古未聞廼者盤礴之師至江塢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於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幾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虜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虜人必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荐罹腥羶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空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止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項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棚除見存人戶田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候種食充盈規摹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

章誼上奏曰臣竊見朝廷累年興置營田將以勸耕乘之兵食廣財賦寬民力誠取本抑末務農重穀之政也然而行之累年而土不加闢者何也急於見效而務於專利也夫急於見效則官吏搔抑之弊生務於專利則田野耕鑿之人少今京西湖北與夫淮南東西此四路者其被兵最甚其失業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然後為勸耕財力所不能足必欲今年借貸明年收租然後為見效則豐凶有不可必苟能捨此二事而捐其地於財力可辦之人使人自勸耕家自竭力而兵食兼足公私並濟見效於數年之後實大惠也今三大將各屯一路此皆昔時鎮撫使所有之地也人民懲於兵盜而不敢歸國家特為藩籬而未能固如蒙聖慈各捐數縣之地使三大帥均給將士其願耕者則收其租賦之入明喻百姓使執契券盡償其業於它郡申飭有司使供給餉饋毋得少損於平日人情既孚地

利既盡則可善償而收其餘以省轉輸之勞。非小補也。今不早圖。日復一日。困數路之力。竭財用之源。以供軍旅之費。設有水旱備時不繼。悔將無及。况自用兵十年以來。言營田者幾人矣。非無區區憂國愛民之意。類皆計較毫末。數日議功。又欲兵民雜耕。所以卒無成效。唯聖主斷而行之。早賜給授。使將有定守。兵有常產。堡壁相望。耕戰相因。其堅守則有金城湯池之固。其相援則有常山長蛇之勢。聽其言。設方畧。各為遠圖。不必屑屑較其賦入之多寡。彼行畢智。竭慮以副聖主涵育之惠矣。伏惟留神大幸。

給事中廖剛上奏曰。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于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畜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不為之慮哉。然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乃今閱數秋矣。曾未聞其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

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臣願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常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強大將。然自偏裨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為榮而胥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與孝悌同科。蓋務農重穀。所以勸之者。不得不爾。臣觀比年行軍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眾。顧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



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主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夫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利之所在。人樂赴之。死且不避。而况無死之懼乎。此三說也。三說者誠行。則兵食足而民力紓矣。豈徒如此。種粟既多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軍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臣願陛下以是屬之諸將可乎。是謂經遠之謀。富強之術。而中興之資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為僥倖之舉。與夫覘彼之所為。而輒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為所欺。反自取困弊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天下幸甚。

剛又奏曰。臣竊見朝廷講屯田之策久矣。春耕又復失時。日度一日。畧不見有所設施。臣所未喻。夫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欲戰苦無兵。養兵苦無食。此朝夕之所念慮。而不能置者。如謂古屯田法。未易遽行。獨不可參酌時宜。姑取其簡易便於人情者。試為之乎。江淮

之間。蒿萊千里。本皆膏腴之地。臣願詔劉光世軍中將。校有能部其卒伍。就耕者。優加爵賞。歲入悉分其衆。自餘曠土。益募民墾闢。每能率三五百人。或千人。乃至數千人。通補以官。三歲勿賦。則淮南江北。懷歸之人。與所在土豪。自當有應募者。事成皆許優與遷轉。利之所在。人所樂趨。雖使之自戰自守可也。此古實邊意也。豈惟民力紓而兵食足。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軍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今歲閏四月。稻田或尚可種。惟早圖之。

剛為御史中丞。又奏曰。臣聞聽納。人君之盛德也。然貴於能行。聽納而不果於行。亦何益哉。昔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蓋士之欲善其身如此。君天下者。行一善言。則天下蒙其福。廢一善言。則天下受其弊。其所係固非匹夫欲善其身者比也。臣伏覩陛下求言之誠。聽納之德。古未有也。豈惟在廷之臣莫不罄其所欲言。四方萬里布

韋草澤之士苟有所見。咸得上聞。臣意今日天下幾無隱情矣。然考察而施行之。臣竊以為未至。且以一事言之。屯田之為利。三尺童子皆知之。前後言者不知幾千百人。而十年于茲。詎未見效。謂終不可行邪。古人之行之而獲其利者多矣。豈今天下曠土之多。不戰之兵。張口待哺者。如此之衆。而獨不可行乎。朝廷實緩其事。雖行之而未得其術亦明矣。東南餘民困弊極矣。不以屯田代其供饋。將何以蘇之。臣願亟詔有司。取前後講畫屯田章疏詳加討論。務在必行。若歲復一歲。不加意焉。欲兵食足而民不困窮。臣敢以為無良策也。此則今日事之最急者也。臣復見日前關報。臣寮所陳利害。其間有切中時病。決可施行者尚多。且如言賞重罰輕。民不知畏。廢法用例。吏並為姦。翻異不已。而姦姪卒免。添差不已。而州縣被害。賦租失實。而貧民苦於代納。文移猥煩。而庶事因以不治。若此之類甚衆。其弊顯然。當

革。無可疑者。朝廷大抵例送所屬看詳。甚當而已。是以因循遷延。其說多不果行。臣愚欲望聖慈。特降嚴分。委自宰屬。檢舉日前看詳等指揮。立限具上都省參酌。取旨施行。所貴求言不為虛文。實天下幸甚。

虞允文上言曰。臣聞國以兵強。兵以糧聚。此天下之通論也。然兵之救。常戒於冗而不精。糧之救。常憂於虛而無積。二救其今日之所甚急乎。往歲之春。警報紛紛。陛下嘗為之宵旰矣。及此暇時。四境之備。當議持久之計。而或者謂備邊者必增兵。而增兵之害有二。外則起敵國之疑。內則憂月給之不足。臣嘗竊思之。以為無增兵之名。而有屯兵之實。有藏兵之利。而無養兵之費者。豈田是也。國家營田有年矣。蜀口之入。歲不過十二萬石。武昌之入。歲不過八萬石。荆淮之間。所入益少。而將相故家一歲之儲。有至數十萬石者。豈天下之大。乃

不及之。況今荒田曠闕未易以頃畝計。昔諸葛亮之於漢中。鄧艾之於兩淮。羊祜之於荆襄。顯然皆有成效。亮雖不久而已。寬全蜀之運。艾以六七年間積三十萬斛。祜之未歲亦有十年之儲。以今二三大將忠義智畧。自是不在亮祜艾下。顧不能為陛下思長久便利之策乎。臣聞古者一軍之中。未必皆戰士也。而有上中下之別。上者可戰。中下者可役。而新募之兵可役者必倍焉。而舊兵之老弱者舉不堪役也。不堪役者聽其離軍。資其鉏犁糧種之費。授田以優其生。而募新兵以復其額。使凡可役者併寓於農。而薄其歲之所入。率以一人耕而養一兵。若耕者萬人。歲可增一萬兵矣。歲增不已。耕者益衆。所歲之兵必全盛於今日。豈惟國勢以強。邊儲以豐。而軍制可坐而足也。臣願陛下與腹心大臣共議之。徵旨所繼。則下皆景從矣。大抵使精於藝者習戰。拙於用者力耕。而老者得以自便。莫不因其性而行。

之三軍其有不順陛下之令者乎。一得之愚惟陛下幸擇

之。孝宗隆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備。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任廣西馬綱。二年以市牛。會有訖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京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備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飢死。強者轉而之它。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間之。知朝廷有以覆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壅闕既廣。取其餘以輸

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王珣措置。

二年，汴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犂，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

國子司業劉燦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照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

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

蔡戡上奏曰：臣聞守城以兵，養兵以食，有城而無兵，與無城同；有兵而無食，與無兵同。三者不可闕一。今襄陽積糶米不過三萬石，借貸侵移，陳腐之餘，所存不多。緩急何以為備？况總領所歲計支米十萬石，自湖南諸州移運應副鄂州，至襄陽泝流而上，二千一百里，灘淺水急，非兩月不可到，且有損失，欠折之患。水脚糜費，蓋亦不資。臣謂與其仰給於餽運，不若取之於土產，與其責辦於民力，不若官自為之。今荆襄間沃壤千里，古人屯田遺跡具在，羊祜墾田八百頃，即此地也。故臣先言水利之當備，次言屯田之可廣。况漢淮之俗，淺種薄收，殊不勞費。一歲之間，用力不過三次，春耕夏種秋收而已。兵師得人，於此留意，每歲春時，差撥官兵廣行耕種，事竟即歸，收穫亦然。及其登場，以四分入官，六分給耕種收穫之人，無官軍兵請給甚微，得

此望外之物。古胡不喜，將見不待驅迫，爭欲服田。官兵既已樂為然，後寓以教閱之法，使之角射。藝之精者得往，比其反也。復使之角射，藝之不廢者再遣之。且耕且教，兵食俱足，積以歲月，可省湖南餽運之勞，而邊備有餘矣。襄陽見今屯田官兵五百人，歲收穀麥幾三萬斛。官取其半，惜乎未廣也。今既鑿木渠，渠之左右無非良田，以漸耕墾，其利十倍。伏望聖慈詳酌，行下荆鄂都副統制司相度施行。

光宗時，熈又上奏曰：臣等草淳熙十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節文。福州觀察使建康諸軍都統制郭剛劄子奏：六月三日準遞到御前金字牌御寶封降下御筆，朕聞屯田內有仁費之利，外有孳禦之備。趙充國陳便宜十有二事，其說曉然，久欲推而行之，慮無其人。關而不講，卿宿將虎臣，通於兵事，可以倚仗。其計度田慶與夫人數器用之屬，凡所以施行之條，詳悉條具，聞奏副朕意焉。付臣謹已仰體。

聖訓恭稟施行。切惟屯田之法，因田致穀，以便軍食，為利甚博。陛下留神農務，明問下及。臣雖愚闇，敢不罄竭萬一。惟是經始之初，不無少費。既定之後，可與圖成。以守則堅，以戰則克。實為經久無窮之利。臣區區愚見，條具奏陳。八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總領與郭剛同共條具。臣等恭稟前項聖旨，指揮置條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等契勘淮西州軍邊面闊遠，若於沿淮處一槩措置屯田，切慮擾動邊民，兼有不通水次去處，難以轉輸。惟是和州烏江、含山、歷陽縣無為軍巢縣、廬江縣至東關焦湖一帶地瀕江湖，可以通行舟楫。昨來措置屯田之時，軍旅方息，人戶少有歸業，亦止振括到和州三縣及無為軍巢縣荒田，共五百頃。及廬州三十六圍開墾，自廢罷之後，州縣據憑人戶契據，識認其間不無侵耕。歲月既久，遂同已業。若欲泛行振括，切慮州縣因而擾民。

今相度欲乞從朝廷劄下淮西帥漕司先次行下諸縣取見人戶請佃舊管屯田數目然後於瀕江臨湖一帶近襄州縣根括可以開耕無主荒田開具坐落地段四至田畝數目供申朝廷候到降下以憑標撥措置開耕仍令逐司嚴切約束州縣不得因而擾民。

一。今來初開荒闢田土全藉工力不比熟田用工省易須令人有餘力方可使之競勸臣等今相度欲每田一頃令四人分耕每人當二十五畝每六人為一甲於內差甲頭一名十甲為一保計六十人差使臣一員管押今且以五百頃為率共合用二千三十三人每一千人差將官一員部轄措置將司白直等一六五人共用二千六十五人照得自乾道六年以後不曾差撥官兵前去沿淮出戍今來所差屯田官兵欲且於和州防城一

千人內分撥前去候淮西帥漕司根括田段見得多少或有不  
足人數即從都統制司照數貼差亦作防城名目將來田土成  
熟耕墾省力有可減人數從宜施行。

一。合用耕牛農具寨屋種糧之屬若令淮西漕司應辦不免行下  
州縣科擾百姓若令軍中自行辦集又緣建康都統制司自廢  
罷田易之後止有逐月撥到酒息錢按月支給諸軍統制統領  
將佐供給又有打造戰船教閱犒賞百色支用別無寬剩切見  
淮西漕司所管錢物浩瀚欲乞朝廷指揮於淮西漕司見管錢  
內先撥十萬貫支付建康都統制司拘收據合用耕牛農具寨  
屋物料種子並依郭剛已奏請之數先且減半收買製造使用  
淮西漕司除根括田段之外其餘事件並無干預既免擾民事  
亦易集。

一。今來開墾之初。所收子利未廣。兼起荒勞苦。合行優潤。臣等今相度。欲將第一年所收物斛。除存留種子外。盡行給與力耕官兵。第二年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餘八分給與力耕官兵。第三年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三分。其餘七分給與力耕官兵。第四年所收物斛。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四分。其餘六分給與力耕官兵。已後年分。並止以四六分收給。庶幾官兵樂於勸耕。不致廢墮。

一。部轄將官使臣合千人。白直等人往來管幹。亦合量行支犒。緣官中所收不多。臣等今相度。欲於力耕官兵所得分數內。斟量取撥。從都統制司照等第。徑自均給。候支散畢。具數供申朝廷照會。

一。今來淮西漕司先撥到錢數。及將來收成官中合拘收物斛。臣等相度。欲委都統制司收支。候年終造帳開具奏聞。

一。如有條具未盡事件。續具奏聞。

戡又上奏曰。臣昨任京西漕臣。親見荆襄之間。沃野千里。古人屯田遺跡。具在。戍兵全仰縣官請給微薄。餽運艱險。誠因其所利耕墾。可實邊儲。亦因以寓教閱之法。今春召還。嘗具劄子面奏。特蒙玉音稱善。近者伏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臣與都統郭剛同條具屯田事宜。臣切揣聖意。豈非採嚮者愚慮之一得。不但可行於荆襄。欲廣其築於被邊之地乎。況臣所領賊。實兼措置屯田。固當竭智殫慮。以裨萬一。已與郭剛同條具奏。聞外。然臣有愚見。不敢隱嘿。臣伏見漢淮事躅。大槩不同。襄陽地廣人稀。自城之外。務望皆黃茅白葦。既疏水渠。溉田數千頃。無民田間斷。兵耕其中。聚而不散。彌令進退不失部伍。淮西州軍。去邊稍遠。耕者日衆。雖有荒閑之田。不免與民田接

畛軍民雜耕豈能無擾屯兵散處廬舍隔遠亦難鈐束此事體不同者一也襄陽去邊不百里自備好以來五十年流民未復曠土未闢見今可田去處皆是百姓棄而不耕之地軍民不相侵奪坐得良田故其為利也安淮西則不然富民大家及婦正人經官請佃廣作四至包占在戶歲月既久遂為永業官司非不知之若一切根括則必大為邊民之擾若止收其所棄而為屯田則所得無幾此事體不同者二也襄陽屯田近者負郭遠者數十里主帥可以親臨朝出暮歸察其農事之勤惰閱其武藝之精粗而賞罰之戍兵往來耕者盍者相望於道營寨不遠可以更休故於事為便今大軍屯駐建康淮西異路近者猶有一江之隔主帥絕江而北人所創見委之偏裨未必盡力況事當一一咨稟主帥而後行遠度於數百里之外非身履目擊之豈能盡合事宜其於農事武藝亦不能盡察戍兵往來動是

旬日營寨相遠必家屬偕行此事體不同三也自和戎以來兩淮未嘗宿重兵諸州防城不過千百人而已襄陽之兵雖滿鄂渚分戍然自来留屯萬人以副帥臨之敵人習熟不以為疑今若一旦廣行屯田於淮西沿邊州郡必駭聽聞或啓釁隙要當以漸於近棗州郡為之此事體不同四也有是四者故屯田之法行之荆襄則易行之淮右則難然則屯田決不可行之淮西乎大抵事無難易在所以處之耳臣聞善立事者戒張皇而惡煩擾夫興大眾開屯田於和好既定之後不無駭聽而不安者向來和州屯田五百餘頃廬州有三十六圍廢罷未久其間多是熟田見係人戶請佃不若先遣官吏案行籍其舊數自来歲措置開耕規摹既成以漸增廣今和州防城者千人廬州亦有三百人春去秋還若根刷向來屯田官兵增益而併遣之則不至張皇矣所謂惡煩擾者凡州縣之間興一役辦一事無非擾



民。監司行下諸州。諸州行下諸縣。諸縣不免取辦於百姓。官吏並緣為姦。其擾數倍。縱使量給價錢。糜費減尅。所餘無幾。往往白著。今也買耕牛。造農具。蓋寨屋。一切委之漕司。漕司靳費。勢必科擾。未見屯田之利。已為邊民之害。臣謂不若令軍中辦其事。漕司給其費。要使屯田開而民不知。則不致煩擾矣。軍獲其利。民不知擾。人心既安。地利亦盡。屯田之法。孰謂不可行之淮西乎。臣識慮闇淺。計策迂緩。不敢避雷霆之誅。惟冀天地日月容覆而照燭之。臣不勝大願。

揚萬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徬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懼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職異力。

提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無用。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周公之作洛。非手於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獨特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孰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為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

以耕也。彼固世於耕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  
慄。以其世焉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惰。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  
捕博而使酒。傲岸踞肆。視農民以奴隸。而尚肯為農民之事哉。今欲  
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駕虎豹以耒耜。而鞭之使墾田也。其  
不可明矣。且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臣獨見江西  
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  
田之沃者。耕之招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歸於上。則歸於下。而官與私  
何至於兩不獲。租重故也。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  
逃則囚於官。不瘦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復如  
是焉。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可者。古之屯田。皆有謂也。行於  
內地。則為濟飢。許下之役是也。行之邊地。則或為備敵。或為謀人。李  
泌之議。充國之議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

驟焉揚兵以屯田焉。驚鳥將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彰如是哉。是故  
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淮之屯田。不授之兵。而授之民。以口授業。  
以世守。如唐太宗之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  
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強。其利一也。君子之舉事。不  
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  
者非也。今天子曷不詔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  
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它人承之。其為田之在官者。曰屯  
者。曰營者。曰沒入者。舉而一之。為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且不間於  
江湖閩浙之民。則行可言。言之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  
之田授吾之民。此何驚於敵。而何疑於逼哉。其利二也。其事既行。則  
又詔於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飢  
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為之給。何

憲無能耕之人哉。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為均稅之額。盡鬻內地之屯田以為牛種之資。其熟戶則蠲其幾年之租。其新民則蠲其幾年之租。何患無樂耕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重華之賞而賞漕臣。以王臣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說。則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擾且偽。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享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而直授焉。官其費。民其倖矣。蓋為政者必視其所爭而為之制。夫以民爭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授之可也。今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况賣之耶。役民以築而賣之。木。驅民以戰而賣之箭。臣不知其說也。惟朝廷擇其中。

寧宗嘉定十五年。司封郎中魏了翁上疏曰。臣曩蒙一再賜對。嘗極陳三邊利害之實。三虜強弱之勢。雖蒙聖慈不以其狂瞽曲賜容貸。而事會無窮。隱憂莫釋。每念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惟務農積穀。最為要道。然而言之者爛熟。聞之者訕玩。何也。以未嘗精講而力行之也。臣生長於蜀。雖幼習百氏。長遊四方。於國中之事。粗所素講。然身履目擊之久。真知而實見。則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事為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臣比者竊聞四川制置司。遵奉聖旨。措置利州路營屯田。委監司分任其責。見已置局經理。朝廷明見萬里之外。凡在邊鄙。莫不踴躍思奮。猶有說焉。西邊自罹虜寇。已來。利東之大散黃牛。利西之皂郊水關等處。五六年間。原堡多廢。地利悉棄。以故流人久不復業。穀粟日貴。兵民交弊。今若遽行屯田。則

合葺邊堡。合用兵耕。而邊堡則諸將慮事謹審。欲及冬時。同乘機便。乃可備築。兵耕則自頃年累減軍額以來。以之坐守。尚多闕數。矧今久戍之餘。難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而邊實之儲。無時而可議也。然則遂置之不復問。則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者相近而不同。墾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蕪。如諸路有開田。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穫之實効。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此理所必然。惟毋責屯田之虛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今日所當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皂郊之內。湫池諸谷。水關之內。崖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州之內。青座華陽。鳳集之內。盤車諸嶺。大率昔為膏腴。今成荒蕪。至於金州近裏。亦多有之。其田去虜或百里。或二三百里。有高山

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亦有賊騎從來。所不曾至之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指日可成。今聞三路土豪之為忠義者。有願自備費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利。趁時開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畧資官司給助者。亦自不多。若聽其施。畧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收地利。縱官未立。或量行輸租。其裕兵民。使漸食賤粟。比之頃歲。人苦斛貴。官苦糶貴。其利害豈不萬萬相絕。何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數年間。邊食既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為守。人自為戰。比於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侔。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蹇之兵。不惟不畏殘虜。亦可不畏它盜。積以歲月。則今之墾田。又可為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為後之精兵。救蜀大弊。為蜀永圖。無出於此。顧何憚何惜。而久不為也。或者之所慮。不過寇抄耳。然虜

嘗蕩劫我梁洋及五州。知無所得。今方與韃夏相持。未必遽議再入。目前可以暫紓。失今不為。則後悔無及。臣比得蜀中近聞。興元金州兩戎司探報。虜方科民牛具。開耕鳳翔荒田。又聞四和一帶邊民。規知虜亦廢兵。願各耕種。人自為守。夫墾荒之利。虜猶知為之。而我不敢為。原堡之固。虜知葺之。而我弗敢葺。悠悠歲月。坐長寇讎。臣不知所以為榮矣。比者關外連歲荒歉。今年蕎麥大熟。邊民無裹外咸知耕播之利。聞朝廷施行屯田。指揮下日。而和一帶願耕者雲合風偃。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四川制置司。據目今已行。就令利路提轉司。因人心欲為之機。撫天時難失之運。先切選用土豪。漸漸耕墾。細民所不能墾之田。則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實効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為然。若夫屯田。則先督諸將脩葺原堡。俟畢日。併將極邊荒田。盡數耕播。行之以漸。要之以

久。不數年之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保蜀之策。無大於此。惟陛下財幸。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大麟上策曰。臣聞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仁粟弗能守也。由是觀之。兵者城之守也。食者兵之給也。非兵無以守城。非食無以給兵。兵乏而城安。食乏而兵壯。兵食二者。強國之計也。謹憲古者井田之法。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甲士三萬人。步卒七十二萬人。馬四萬匹。牛十二萬頭。且耕且守。人無阻飢之厄。有室有家。下獲樂業之慶。三代以後。去古既遠。阡陌制起。舊法遂絕。歷代尚患兵食不足。至有令人入粟鬻爵而監官者矣。又有令人入粟免罪而敗法者矣。亦有賦歛煩劇而失民心者矣。亦有重刑極罰而徵民物者矣。是皆見目前而忘後患。得其一而失其百者也。乃有卓然英人。思革其弊。屯田之事。由此而興。若克國之

於先零。鄧艾之於壽春。以至魏武屯於所在而倉廩靡不皆滿。羊祜屯於襄陽而積粟可支十年。其餘獲利者不可勝數。然猶未達於天下也。唐置六百三十四府。府各有兵。無事之時。乃耕于野。永徽年間。斗米三錢。盜賊遂息。旅行千里。不持寸兵。盛之至也。今國家大業已三。不忘武備。江湖嶺海。閩廣川蜀西北東北邊塞之地。皆有軍兵以戍之。坐食糧粟。淮南北等處有屯田官府。而屯田實未之廣也。為今之計。宜廣屯田。况屬承平之秋。非同征伐之日。須立久長之妙法。庶幾成德之並行。使先偏後伍之流。務南畝東臯之事。一朝有事。則厲戈叩甲而奮其戰勝。攻取之能。羣寇消聲。則力穡服田而求其千倉萬廩之積。畋於農隙以講大事。完其營壘以防不虞。亦既免飛芻輓粟之勞。而又有用寡生多之益也。義歸一致。功可雙成。伏望陛下念茲在茲。凡戍兵之虞。命戍卒為農。開墾曠田。每百人限幾頃。凡所用

之牛。官為出直於南方西方市買而分給之。凡所用之田器。官為於諸冶鑄造而分給之。凡力田及不力者。明立賞罰以勸懲之可也。雖一時勞費。而寔惟永逸之基。借眾軍餘力而建此富強之業。庶乎軍民皆以自贍而各得其所矣。

英宗時。虞集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葦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既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

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逐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十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